

醉蝶

追月的那一夜

我彎背的姿態猶如一隻神經過敏的刺蝟，在辦公室數柱日光燈將晝夜混淆不分，爭先恐後的喋喋不休中，在桌上的白紙疾書，給予字體緊湊的誕生，讓它們像隻隻的蝌蚪列開來，而腦在不自覺中已擠出一種叫壓迫的東西。

時間是不說話的川流，無情，只在筆尖的吐露下，一橫一直一點一撇組成的中文字間躡手躡足走過。將彎曲的背脊挺直鬆一口氣，酸痛竟如何機而乘的小人，早已延伸開來，使得整個身軀的關節都逃不過此種折磨。

桌上散開來的報紙，白紙，塗改液，一瓶老張因嫁女兒而請的紅罐可樂，字典、電話、杯子、書釘等都在一番忙亂中，失去了例常的位置，凌亂得像待收拾的殘局，像日子。

高掛壁上的鐘，長短針擺成約九十度的姿勢，是晚上七時廿分。

把報紙捲成圓筒狀放入背包，鎖上抽屜不設防的口，拿了早上因雨而帶來的雨衣，關上冷氣，跑步下樓，打了卡。

推開黑色玻璃門，迎面是滿眶的暮色，嘩嘩嘩嘩撒得我措手不及，愕然於門里外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對面教堂三面形聲頂上的瘦削十字架沉默的刺入那籠罩的黑幕，昂然說着居高臨下寂寞的驕傲。街邊的燈像一排永守崗位的衛兵，亮出一盞盞依靠和引導，可也撒落滿空間迷離的幻。鳥羣揮着黑翼旋迴低吟，或歇在電杆線上譜 零亂的音符。

坐上電單車，終於讓整個下午不發一言的電單車咆吼而去，像隻負傷的野獸，衝出網禁。

行駛中的這一條街叫愛蓮街，由英文名「島街」直翻譯而來，為什麼是島街？是不是這裏的樓樓坊坊都像島般寂寞？響着城市的寂寞聲音？

夾在兩輛大巴士之間的壓迫感在前面一輛轉至邱炳農路而我轉往海唇街 刹那間的空隙消失，却又甦醒於開始車水馬龍的海唇街上，倒似翻不出如來佛掌的孫悟空。

(又如魚，在這人造河床上游不出伊的姿意)。

海唇街右邊的小販攤位點暗成一個遺棄的世界，再上去則橫七豎八的丟着折難後的遺物，遺囑來不及成立，遺物是任憑處理的不值錢。再上一端已是空了的赤裸，不久將有車輛爭先恐後強姦着白線畫着的四方格。

(詩巫卅一日訊：本市嚴重缺乏泊車位，許多車主肆意泊車。)

左邊的高樓大廈挺胸高昂，炫耀着霓虹燈的身材，嫵媚說着文明的發達，是笙歌繁華，燈紅酒綠，與右邊的小販攤位是極大的迥異，繁榮不說人情味。

(說呵！你的年華已老，風情不在，我後起之輩怎會忘了奚落你的潦倒？)

風水輪流轉是林夢岸這一排小販攤位說不出口的怨情，是十里洋場的循環，陳舊輝煌的七十年代記憶已是過往雲烟，徒剩最後一口氣苟延殘喘。

這城的心臟，諧街的夜市小販擺起攤位，讓陳列的引誘企圖釣起每個行人的慾望。中秋節，是難得的機會呢！人潮相信會更擁擠。

(月餅還說得出朝代興衰的典故嗎？餡的情報還留着嗎？)



巨樹

渡也

父親撒手前僅緩緩對我輕聲說：

“抱——歉”

便已來不及補足一個營養不良的微笑了。那時我才六歲，還沒發芽，仰首竟茫然不解父親的遺言。如今我猶未長成一株光輝的巨樹，在寒涼的子夜，一燭黯然，仰望父親的遺像，我流着淚高聲對父親說抱歉，才深深讀懂父親臨去時，那些細碎，永遠難忍的眼色。

【賞析】這是一首懷念父愛的散文詩，全詩以“抱歉”貫徹始終，父親去世前說“抱歉”，是因為擔心這顆嫩芽，無人培育，使之難以健康成長，變為巨樹。那時作者才六歲，面對父親的“歉意”茫然無知。現在，自己仍未長成光輝的巨樹——在事業等方面並未取得巨大成就，望着父親的遺像說“抱歉”，想着父親臨終時的神色，不禁黯然神傷。



車輛從不同的方向湧來，我是下班的路，一些人是不是隔着玻璃追一路月亮的明媚？人頭也開始多了，在空間如各別流動的鳥羣，聚合又散開，散開又聚合。

(天上的星星為何那般遙遠，地上的人羣為何那般擁擠？)

遠眺越黑的蒼穹，有一簇煙火正在江濱公園上空的方向綻放着一個燦爛，燃燒一個短暫輝煌的生命，猶如刺鳥追求一刹那，心甘情願的悲壯犧牲。

(以色列的兒童在玩彈頭，天天在玩偵槍實彈的兵捉賊的遊戲。)

交通燈在不厭其煩的玩一二三的變臉色把戲，由橙至紅至綠，我趕不及在紅燈亮前轉彎而去，讓它詭笑着罰了一個守候，在怔怔不專心的時刻，看十字路口左右兩端的車輛交錯成一片湍流。

天色漸老了，月亮仍未見輪廓，今晨是大雨，此刻是晴朗，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

剛剛認為中秋節逼不得已要在酒樓裏面對着認識和陌生的面孔，在喋喋不休的嘈吵中，奢侈的想着月亮是如何一副姿容。可時間的緊湊叫我得擺脫那種令人窒息的場合，并在晚上七時許在街上騎着電單車當兒，憑一些要感動的虔誠，追着嫦娥。

碎落的炮竹聲不知在那個角落响起，當年抗拒年獸的唯一身份已多元化，紅色的吉祥兆頭，响得與高彩烈不被遺忘，這是太平歲月的繁華。

(柬埔寨的兒童不再掩耳，這只不過是場漸漸熟悉的例常練習。)

一個男人雙手捧着一隻麵粉製的烏龜，龜背上插着一支煙正裊裊上升的香，從霓虹燈的媚眼下走過，相信他是剛從廟里還願回來吧！

(菩薩，拉讓江的水涵湧嗎？江湖的風雨飄搖嗎？他們說這是個動盪的江湖。)

男子坐着電單車，後座載着的小孩雙手緊緊環住他粗渾的腰。中秋是個美麗的節日，兜風去呵！孩子，你問不問月亮是不是被天狗吃了，月亮跟不跟電單車兜風去？

(人們的臉是一團熱鬧，遊子，你心中的月亮圓不圓？)

轉去美申律交通圈，循着算計不出的圓周轉半圈，人生有幾何？沉默是唯一的答覆。

終於是這條新建的叫不出名字的路了。路燈一整排隨道路蛇蜒而去，湧湧流出的是暈黃的詭譎感覺。

我的車速快了，上次我載妹妹後，她向家裏說了我讓她感覺的恐懼。當年妹妹坐在我背後，教我駕駛電單車時，我差點把車駛進水溝。月亮說今朝不是往昔。

腦海里是絞着的痛，想着詞句、結構、秩序、翻譯……彷彿是欲鬧情緒的先兆。昨晚半夜天空破個大洞，雨從百葉窗打進，灑在地上的被單，爬起拒絕它們的騷擾後，睡得不再安寧，我七彩的被單綴成一則空白。

(夢醒草草，醒來了無痕跡。)
在親戚家吃了一桌冷清後，回去住處，途中，竟見月亮被灰冥迷濛所裹，高掛蒼穹，不見星。
從月芽兒到滿滿的蛋黃，今夕是何夕？

砂撈越星座詩社
文藝雙週刊
65
P.O. Box 1280,
93726 Kuching.



至誠約您出席.....

第八屆星座常年文學獎頒獎典禮暨

『詩的演繹』：生命還有故鄉

日期：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五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九時卅分

地點：古晉希爾頓酒店